



A30  
艺术品鉴赏/平台  
展览

现代快报 2014/11/15 星期六

责编:戎丹妍 美编:袁浩 组版:郝莎莎



本版均为刘灿铭展览作品

# 追寻书法与精神的对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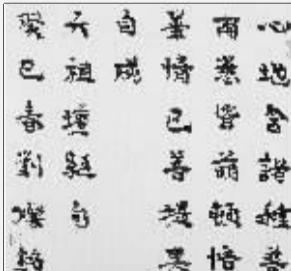
“心迹敦煌——刘灿铭写经书法作品展”将在敦煌开展



刘灿铭

1963年生，江苏靖江人。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博士，师从王冬龄教授。原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院长，现任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、教授、硕士生导师、民盟中央委员、江苏省政协委员、教育部美术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、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评审专家、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专家、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研究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楷书委员会委员、江苏省现代书法研究院院长、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、全国青联委员、江苏省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、民盟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、民盟国风书画院院长、江苏省缘源书画院（佛教）副院长。作品多次被中南海、中国美术馆、江苏省美术馆等国内外博物馆、美术馆收藏。

## 心迹敦煌—— 刘灿铭写经书法作品展



主办单位：中共敦煌市委宣传部、敦煌大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、现代快报社

承办单位：敦煌起点艺术交流中心、江苏艺加文化投资有限公司

展览时间：11月22日—29日

展览地点：敦煌大唐美术馆一号展厅



本月22日，“心迹敦煌——刘灿铭写经书法作品展”将在敦煌大唐美术馆正式开幕。作为一次有着回归与溯源意义的展览，将展出50余件刘灿铭书法作品，以楷书为主，亦有行书、草书，是对刘灿铭近年创作的一次全面展示。

现代快报记者 徐馨儿

### 溯源敦煌遗书 在经典中让心平静

“敦煌写经”是刘灿铭书法的一个标志性符号。

“我的书法便是取自敦煌写经，这次回到敦煌遗书发现的地方办展览，对我来说意义很大。”提到此次展览，刘灿铭的言语中充满了对书法艺术与经典的尊重和敬仰：“自从敦煌遗书被发现之后，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都对它做了很多研究，敦煌学成为了一种显学，包含了绘画、书法、宗教与历史种种文化，是一种文化的符号。我这次办展，取名‘心迹’，不仅仅是一种地点上与形式上的回归，更多的是我心灵的回归，进一步寻找书法和精神层面的对接。”

为何会取法敦煌遗书？事实上，早在1992年刘灿铭的个展上，就曾经展出过他的此类作品，但他真正明确这条书法之路，是在2000年以后。刘灿铭告诉记者，这和他的工作、生活是

密切相关的。“2002年的时候，我在筹建一所高校的艺术学院，工作很忙，人也日趋浮躁。当时，我希望找到一种途径让我浮躁的心态平静下来，敦煌写经就自然地进入了我的视线。当时我主要选择了两种书体，一种是敦煌写经的小楷，它质朴、直率、自然、天真的风格，比较契合我的性格，又与佛教有关，可以让我平静；另一种是大草，我可以通过大草把那些浮躁的心情完全释放掉。”

### 追求同中求异 在传统中创新以反映时代

在高校进行书法教学，刘灿铭也自有一番心得。

“从技法层面来说，学习哪位古大家都是无可厚非的，关键在于把技法逐步完善的时候，去思考属于自己的那套书法语言，去寻找那些能够和自己吻合的契合点。就像我选择敦煌写经的那两种书体，就是完全契合我的生活、工作和审美的。因此，我可以更快地进入到这样一种书

法的状态里，这样的书法风格也能让我的风格更加凸显，这和我一直奉行的‘和而不同，同中求异’的理念是非常相合的。”刘灿铭说，现在很多书法都是千篇一律，千人一面，名字盖起来以后不知道是谁写的，在这种状况下就更要提倡“和而不同，同中求异”的精神。

“很多人都在倡导艺术要具有时代性。什么是时代性？我认为，在当下的一个具体表现应当是高度重视新发现的文献资源。比如敦煌遗书，封存了几个世纪，一直到1900年才被重新发现，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财富。还有简牍等，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出土发现的，是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。如果我们对这些新的书法文献不去重视，就愧对于我们的历史。我们应该深入挖掘传统，从中汲取营养，在传统中寻找新的表述，挖掘新的元素，再加以发扬光大——这才是我们的本份。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，我们应当肩负起这样的责任和义务。”刘灿铭说。



## 我与写经

刘灿铭

在梳理和学习古人中，寻找自我，发现自我，丰富自我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写经书法进入了我的视线，在与其对话中，有很多共同语言，有说不完的话，在与其静坐时，彼此不说话，无声胜有声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互相交融。

写经书法从十六国到北宋历经七个世纪，但大多数敦煌遗书的书写或抄写年代在唐后期、五代和宋初。我喜欢其中的六朝写经，它处于隶向楷过渡的动态之中，有的近楷，有的近隶，总体上保持了汉简书法中那种沉雄朴茂的风格，横画起笔大都尖锋直入，收笔处铺毫重按，特别是捺画，还保留着隶书的雁尾，有的波扬，有的含蓄，结构上已有明显的楷书特征。这时期的写经书法充满着可能，充满着创新，充满着变化，充满着书法原生态，充满着佛性，一切皆有可能。我为何选择写经，原因就在此。

我的取法原则，就是一个字“化”，化野为文，化俗为雅，这个“化”的过程主要体现在：一、对其粗

糙和鄙俗成分的摒弃；二、对其程式化的改造；三、对其格调的提升；四、个人情感和原有技法体系的注入；五、对其趣味性的吸取和原生态的保留。在学习对话中，加强了字里行间的行书笔意，点画之间的连贯性，加强了作品的节奏感和流动性，加强了墨的运用，使其浓处明亮、淡处雅致、枯处精神、湿处淋漓，很好地提升了作品的层次感和时代审美感。

我每天坚持抄写佛经，聆听佛语，修炼自己。用五六年时间完成了《心经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六祖坛经》、《四十二章经》、《圆觉经》、《无量寿佛经》、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、《大悲咒》、《八大人觉经》、《胜鬘经》、《宝积经》等十几部经书作品。在长期的抄写创作中，使其小楷作品更趋稳定和成熟。

我因书法喜欢写经，因写经喜欢佛教，因佛教喜欢修行，因修行找到了自我。

写经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，已融入生命。

是心作佛。

